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十一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郁繼垣選士參閱

舒楊二公集

奏疏

舒芬

隆聖孝以答人心疏

諫止北狩

臣聞帝王之行莫大於孝而其事莫大於送終故仲尼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言天子

之道惟孝足以答人心也。孟軻曰：事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陛下之欲聖孝，豈有大於今日之送終哉？方慈聖康壽太皇太后之崩也，中外臣民皆以爲陛下向在宣府，稱是家裏，身閒心樂，歡喜自在，必不歸也。詎意聞訃之日，奔走哭臨，此聖衷一念天理之發，可與爲虞舜周武者，真出於常情測度之所不及也。臣雖哀號摧裂之際，竊喜陛下英斷，謂或曲從易月之遺詔，必不能已於終喪之至情，是當三年之內，深居九重，無復外

出移所以哀慕痛切於 大行太皇太后。以朝夕
問安侍膳於 慈壽皇太后也。誠如是則順德應於
天下。令名垂於後世。舜武之孝可竝稱矣。前日之狩
懷來居宣府。天下之人方大疑之。今日必釋然曰。

皇帝明聖。非無事而空行。必有故而暫出。不然何其
至孝。與古帝王相似哉。荒繆淫嬉之謗。可以白於後
世矣。昨者復聞傳奉 聖旨云 大行梓宮近於開
隧。欲往山陵。自行親視。臣竊疑 陛下此舉。乃一念
天理之未克。人欲復得以乘之也。蓋天理人欲之幾

甚微非講習之素。未有不以人欲爲天理者。何則。於禮或違。於法或乖。則事雖天理。亦人欲也。陛下欲視山陵。以伸追望之情。固天理也。但以法論之。不知祖宗以來。有此故事乎。果有之。亦當謀於公卿大臣。而後往。如其無也。則是哀不中節。而入於人欲矣。又欲於隨侍一應人員。及擺路軍士人馬。都不必用。但少擇隨身輕騎徑往。是陛下不以一己之哀痛。致臣民之悲號。亦天理也。但以禮論之。不知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逃難。有此輕身者乎。不然則警蹕侍衛。

之嚴。何用于宮闈之內也。此可見。陛下孝誠之未至。天理之未克。而人欲得以乘之也。陛下不亟審察。則人欲之乘。無有窮極。臣恐一騎北奔之餘。目中無山陵。而有宣府。雖大行梓宮。有不遑恤者矣。聖德剛明。必無此過。但人欲之攻天理。其執斷有不可者焉。萬一視陵之後。此心莫制。而遂出關。則是惟陛下荒繆淫嬉之謗。終不可以白於後世。群臣不肖之罵。天下亦不肯少貸。以爲陛下自疎絕之。而善無與入也。備顧問者。人必罵之以膚淺而不能啓沃。

司諫諍者。人必罵之以緘默。而不能正救位。公卿者。人必罵之以庸劣委靡。而不能輔導主持。夫使臣受罵於當時。君受謗於後世。祖宗朝廷。有不羞耻。是皆一念之未克。人欲乘之之故也。且人欲之乘天理。其害豈止於是。將使三綱盡淪。九法盡斁。君子盡制於小人。中國盡入於夷狄。而後已。臣受聖賢之訓。每覺一念天理人欲之萌。則戰戰兢兢。恐底於隕身滅性之禍。况陛下受兩間之託。寄萬民之命。可以頃刻放肆。而不審察於斯邪。伏願陛下由此奔喪。

一念之孝誠，充擴天理，遏絕人欲，深居九重，恭默思道。雖逾月釋服之後，儼然矻矻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於宣府所貯之財，盡發之賑濟本鎮之貧乏。以償其半年士馬蹂踐之苦。於邊將之冒賞貪祿，怯懦致寇，以貽當宁之憂者，降詔切責，而戮尤驚下者數輩。以警其餘於宣府所居之室，則毀之以絕遊幸之念。於宣府所嬖之人，則誅之以銷怨望之變。則所以遏絕人欲者，有實事矣。脫陛下以宣府之事爲山陵之後，終當一往，則是諱以爲過，而吝於改也。

其何以明理欲之分。而答天下之心哉。臣待罪史館。掌記時事。與其記。陛下之過。以取直於後代。不若違。陛下之欲。以致敬於當時。故敢冒昧上陳。伏願謀於老臣。詢於良弼。聽臣之言。不爲此行。以判天理人欲之大分。則聖學昭茲。天下服矣。

車服疏

嚴車服慎巡幸

臣聞臣之事君也。陳善必有其幾。救過必以其漸。向者仰見聖孝之隆。敢昧死以天理人欲之際。上陳者誠見陛下可與爲周武大舜也。伏於前月十二

日見大喪發行。陛下以孝誠痛切，違先朝故事，妾
經送至山陵，伏念曰：聖明真見夫天理，故動合於
道如此也。及二十一日迎孝真太皇太后神主，
陛下憫群臣立泥淖中，又違先朝故事，特命曰：百官
免行禮，竊伏念曰：喪易寧戚。聖明真見夫天理，故
言合於道如此也。故知爲天子者，能擴充天理，則
言動自合於道，而禮儀制度固其所矣。又何必故事
之循乎？既乃馳一羸車，從西長安門入，徑至奉天
殿前，而使孝貞太皇太后之主從之。臣乃切痛

陛下講學之功未至。故天理隨發。人欲奪之。雖言動有合於道。不過天資之美也。不然則羸車乃糞壤踏踐之物。豈可驟馳於闕庭。孝貞作配茂陵於茲十一年。未聞有失德也。果何謂而不得正其終。主從旁門而入。邪害道傷化。莫斯爲甚。臣以陛下必隨悔之。明詔中外。以示改過。而大臣以道自處者。亦必極言救過。以慰夫人望者矣。潛聞側聽。旬有餘日。旣不聞諫。而新進小臣。輒敢昧死言焉。陛下因巡邊至薊州也。或逢山而獵。或遇水而漁。千乘萬騎之所臨。

縣官廩餼多不能給。東奔西突之無定。武臣師律。有不敢加。六師擾攘。四民驚竄。小則奪人之雞豚。大則掠人之婦女。有上于天和。下召民怨者。然事雖得于風聲。迹多乖于耳目。雖欲上言。有不敢也。又况巡遊蒐獵。故帝王之所不廢。自非流連荒亡。史冊無訛焉。陛下好漁。請以觀魚言之。文王在靈沼。而於物魚躍。詩則美之。隱公如棠。觀魚者。春秋則譏之。何也。蓋文王循天理。而與民偕樂。隱公則循人欲。以快一己之樂也。陛下豈不知以天理從事。而聽臣之言哉。則

是雖不敢言，亦若不必言也。今者迹旣昭於見聞，事實千乎曲禮，復容忍以成。陛下之過，豈人臣哉？臣不敢以遠引，切見祖宗大駕之制，有板轎，有步輦，有大涼輦，有大小馬輦，有玉輅，有大輅，未聞有羸車也。蓋羸車，庶人所載乘者。陛下損至尊之等威，而下列於庶人，未之嘗聞也。有邪媚之徒，爲陛下解曰：巡遊半年以來，單車馬疋，習以爲常，而大輅袞冕，實有所不便。此臣所大惑也。今夫大人君子，必以冠冕佩玉爲常，使之袒裼裸裎，則愧赧而不敢見人矣。

走卒僕隸必袒裼裸裎爲常。使之冠冕佩玉。必拘滯束縛。不能拜舞周旋矣。孰謂八葉天子。乃不便

大輅衮冕。而惟安於糞車褻服耶。自非溺於人欲。而失其羞惡之心。必不爲也。又或以爲治大法。有不在此。則孔子告顏淵以百王之大法。自正朔韶舞之外。惟曰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已。自古聖賢嚴尊卑之分。定上下之制。豈有大於車服者哉。且祖宗之制。主必於午門。昨孝真大皇太后之主。以從陛下

之駕。入於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

月已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門則讀史官宜知此義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人之法求之則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夫人之行莫大於孝莫大於送終故孔子述孝經而以喪親終焉陛下下方隆聖孝而致大皇太后負不得正終之寃豈可以言孝哉是以大廟祔主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或者太皇太后激怒於上天冀陛下悔過以明其疑謗也臣待罪史官凡陛下下一動一言敢不實錄若懷夷之勇郊天之誠奔喪之孝恤刑之仁採荒之

惠分封之恩實所目擊他日固將大書以爲美談矣。漁獵之荒嬉經筵之廢弛儒紳之疎遠耳目之壅蔽胤祚之不憂亦所目擊他日雖爲陛下諱而四方野史亦將記之故古之聖君有其位必盡其道戰兢惕厲不敢以位爲樂也樹誹謗之木設諫諍之官林過去非遠讒絕惡唯恐一言一動違於天理流於人欲也。今陛下溺於人欲以樂天位群臣復泄泄沓沓無所主持是以比者天災地變紛於奏章盜民餓莩徧於天下其尤異者陵寢之上雷震明樓皆天示

怒於陛下也。君臣之間曾恐懼而修省之乎。姑以一二言之。狎於蕃僧則自稱大勝法王。昵于邊將則自稱威武將軍。羞膳打乾。致上供有不足之懼。馳驅徹夜。致下人有不遜之言。凡此顛倒昏瞶之事。誠有不忍言者。謂非逆理可乎。臣昨者又聞車駕消息。將往延綬。以臣微賤。安能制陛下之行哉。但恐復不謀於公卿。而不備乎法駕。則等威有愧於帝王。服御下同於士卒。其所感召。有大憂者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十年。此其戎乎。其後晉

果遷戎於伊川，彼賤丈夫也，猶足以觀感況，以天下之主，其所感召，可不慎哉！伏願陛下獨斷於中，博采於外，不復巡幸，乃悔過第一義也。苟溺於人欲而不能制，延緩之行，亦必尊祖宗巡狩之典，儼帝王法度之儀，乃改過第二義也。臣惟知有懷必吐之爲忠，而昧於未信而諫之爲謗，惟聖慈矜宥憫其心而察其心，則宗社幸甚。

留駕疏

臣等切見大祀後，屢有南巡之旨，今逾月矣，以

爲公卿臺諫必能勸止。乃者科道官等猶以爲言而
陛下此意未已也。夫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
量衡訪逸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無非事者
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近日陛下兩巡西北六
師不攝四民告病哀號之聲上徹於天傳播四方人
心震動是以今聞南巡衢路之民莫不逃竄而有司
方以迎奉爲急竭其才力以供萬一。群聚嘯呼爲禍
不細且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苟所至親王地
方據勛臣之禮以待則陛下將朝之乎亦受其朝。

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由此觀之，則陛下巡狩，非古聖帝明王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博浪柏谷之禍，不可監哉。事幾著明，非特臣等數人知之，中外之人莫不知也。然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未盡，其志非恭順也。蓋以陛下之志不可挽矣。天下之事不可爲矣。又以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聖嗣未育，故凡危一切危亡之迹，不欲爲苦言以救，而聽陛下之自壞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

以此獲罪

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

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除革年間事爲故事也。

特左右寵倖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

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

輕褻而漫遊哉。夫以陛下雄才大畧。前古無比。誅

鋤兇邪。私愛莫牽。苟有良弼爲陛下責難。陳善以

擴充之。雖堯舜湯武不難爲者。矧於宗社。計治亂

者哉。昔唐郇模乃賤丈夫。宋陳東乃大學生。猶不惜

殺身徇國。况臣等俱法從之臣。且受陛下國士之

遇者哉伏願憐察臣等愚衷降悔過之詔絕遊幸之
汝驥也
念日親經筵修明治政建立國本戒飭庶官以永太
平之治則陛下真樂豈有過此而復求之汗漫之
遊哉

乞命婦朝賀疏

命婦朝賀

臣竊見本月十九日報光祿寺爲供應事照得本年
二月三十日恭遇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例該
欽賜文武百官壽麪欲照例備辦奉 聖旨是竊意
諸命夫筵宴於外則諸命婦必朝賀於內陛下至

孝外彰。皇太后歡顏內動。真足以追想武宗皇

帝。詔明文武斷爲天下得人。皇太后慈闈之奉

萬萬歲有此日也。本月二十六日乃復見報二十五

日。禮部官奉聖旨。二月三十日。昭聖慈壽皇大

后聖旦節。命婦免朝賀。欽此。竊意禮以飭敬。儀以飭

情。近者災變之象。上下交見。溝壑之民。父子相食。

陛下於一節禮儀。所以自待者。皆損抑之。固聖心

兢惕。畏天命而悲人窮也。若夫皇太后聖旦。乃

陛下愛日承歡之會。而諸命婦朝賀。則又得天下

之歡心以事其親也。亦遠傳免。以事失輕重。恐敬以禮衰。情以儀薄矣。使此事出於皇太后。陛下亦未宜將順。使此意出於陛下。皇太后亦殊覺淒涼。此報一出。人心驚疑。夫以皇太后承事孝皇。十有八載。母儀天下。十有六年。奉陛下宗社大計。其情固欲親之也。陛下承繼大統。與祖爲體。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太祖高皇帝制服之意。則是陛下於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矣。大君禮法之宗。大臣禮法之守也。以職在紀述。

不敢僭言。唯免命婦朝。賀一節。事體雖若非大。感
應恐亦不小。若果爲皇太后之意。仍乞宣示。懿
旨。以釋群疑。若或爲陛下之意。伏乞別降。綸音。
以彰至孝。臣誠愚昧。行且隱淪。然區區感激之私。未
常不以堯舜之道望陛下也。願天威嚴重。聖
旦期迫。不能盡所欲言耳。臣誠惶誠恐云云。

楊用修文集

疏

楊慎

丁丑封事

奏爲請駕還宮事近者車駕北出都門百里之外經

用修傳惟直亮然集中經濟之文絕少嘉靖

日未還臣等聞之躑躅驚惕皇皇無依先期一日道

路相傳有此消息莫究來歷不知虛實臣等竊料

陛下聖明必無此事道路所言或是虛傳故不敢輒

以風聞上瀆天聽今者百官不奉朝夕四門不納

敷奏輔臣遠追於郊卿寺列次于門居而不知其忽

行行而不知其所止則是道路所傳者非虛而聖

心之欲爲此行者非一日矣臣嘗聞之君人者無輕

舉無妄動非無事之遊故說兵而後出幄稱譽而後

踐塿。張幄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迺而後轉轂。
靜室而後息駕。若極舉妄動。非事而遊。則必有意
外之悔。今皇天所付之中國在。陛下。祖宗所
傳之神器在。陛下。兩宮之孝養在。陛下。臣民
之覆庇在。陛下。柰之何其不重且慎也。夫以匹夫
之微。適百里之外。尚且囊衣裘以禦寒暑。佩弓刀以
備盜賊。陛下暴衣露蓋。櫛風沐雨。曾不顧惜。此臣
等之所未解也。中外意向。陛下非不知。臺諫章疏
陛下非不覽。然而必欲堅爲此行者。豈謂邊境有山

川之美。物產之饒。軍容之盛。田獵之樂。平。臣等謂此
逆旅之觀。非崇高之所事也。又豈謂胡虜侵犯我疆
場。寇掠我人畜。宜耀我威武。以飭我防守乎。臣等謂
此將帥之責。非警蹕之所親也。今舍崇高之極。而爲
逆旅之觀。去警蹕之嚴。而身將帥之責。偏聽生姦。獨
任成亂。未之察乎。古之聖人舉事。必謀于衆。陛下
試集臣民於前。問之一人。則一人以爲不可行矣。問
之百人。則百人以爲不可行矣。問之千人。億萬人。則
千人。億萬人。以爲不可行矣。陛下初謀此行。畿內

連月大雨滹道及車駕至止昌平。京城盡日大風揚塵。此非偶然。蓋天心仁愛。陛下欲留止其行也。人言縱不足聽。天意昭然。不可信乎。况水潦灾傷。正在當年。糧儲軍器。不如往日。萬一傾騎乘虛。惡氛卒至。如去年白揚口之舉。是以逸豫之衆。臨不測之地。以無名之出。當猾虜之鋒。其不可不預爲之慮也。審矣。鑒之。往古周穆王窮海遠遊。致有祁招之箴。漢武帝深夜微行。致有逆旅之辱。觀之。昭代則土木之變。近在己巳。未及百年也。當時尚賴中國之運。荷宗社

之靈用誅臣之策。空府庫之財。竭邊廩之積。僅克以濟。然其所損亦不少矣。稽之前事。既如彼。驗之己已。又如此。陛下聖明。其不可不深爲之念也。審矣。臣等待罪史官。直書時事。以垂久遠。其職分也。後之視今。亦有今之視昔。與其令後世觀之。以爲今日之譏。孰若今日止之。以揚後世之休乎。故不敢避鈇鉞。爲陛下陳之。伏望 聖明俯從輿情。早還 官闕。保泰山四維之安。垂史冊千年之譽。實社稷無疆之慶也。豈惟臣等之幸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十二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盛翼進隣汝參閱

汪中丞奏疏

疏

汪文盛

重明詔懲奸黨以隆新政疏

懲奸隆治

先該兵部爲開讀事題奉

聖旨是五府所屬京衛

并在京親軍衛分便差風勵給事中御史兵部屬官

各一員、遵照詔旨清查、屬錦衣衛者、本衛選委老成
官二員、會同清查、又該兵科等科都給事中汪玄錫
等、亦爲前事題奉 聖旨是、各該清查官員、務要秉
公持正、悉心查革、毋致仍前冒濫、該衙門知道、臣等
會同監察御史鄭本、公通行五軍都督府、并錦衣等
衛所、查取應革官旗、備細親供文冊、及該武選職方
二司、各將節年奏帶舊例、及陞官堂稿、開送前來、又
准職方司手本、開稱太監陸閣等、原無奏帶姓名、其
錦衣衛、會同委官千戶陳澍、李經、通行逐一查對磨

筭應存應革職級明白，備造文冊，及將查無奏帶，并

武帝末年武職冒濫奏帶傳陞者甚多及至世

奏帶舊例，及寧夏、山東、河南、四川等處奏帶過多，功

勩查革爲之一清然以罪優使量收多等不能如

欠冒濫緣由，具本題奉 聖旨是，這冒濫人員既會

原革之數

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看了來說，事下該

部，適尚書彭澤應召始至，參詳斟酌，至再至三，謬謂

臣等仰承 皇上更化善治之美意，祇奉詔書，裁革

冒濫之明條，乃於旬月之間，查革過官員旗役三千

一百九十九員名，積年宿蠹，一旦頓清，蓋罄竭將順

之誠，弼成塞違之治，所謂有君如此，焉忍負之，題奉

聖旨是各該官員旗役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
盡職級的還他官帶閒住被革人員朦朧奏辯的你
部裡及該科叅奏重治茲實恭賴 皇上秉乾之健
繼離之明斷自宸衷法由近始十七年冒官之弊蕩
滌於臨御之初數千員冗食之徒釐革於詔令之下
夤緣鑽刺者無所庸其技能媵媵脂韋者不敢樹其
黨與真明詔所謂昭德塞違更化善治而尚書彭澤
等祇承明命奉行唯謹中興大業千載一時執此以
往則邊庭無解體之將戰陣得用命之士國祚可以

靈長倉庫可以克實。生民可以不至於流離。盜賊可以不至於繁興。頹壞之紀綱可以復振。廢弛之法度可以復張。可謂國家百餘年來甚盛之舉也。命下之日。雖五尺童子。猶知稱快。而革盡職級人員。復蒙給與冠帶。並得保全身家。已從輕典。實荷殊恩。被革之人。俛首帖耳。無復敢有異議矣。詎意社鼠城狐。尚燻炷之難盡。蠅營蚋集。顧驅去而復來。以致明詔之頒。甫及一年。革官之令。纔行八月。而劉纘等。乃敢蹈抗違之罪。逞狂悖之詞。引類呼朋。動以數十。抗違奏擾。

已至再三，侮弄朝廷，蔑弃憲典，左右侍臣，陰爲庇護，蒙蔽聖聰，欺罔天聽，陛下不亟加誅竄，乃有看了來說之命，夫侍門一開，其勢難塞，臣等竊恐自今已往，閭閻之排，皆前日冒濫之輩，綸綍之下，盡更改新詔之旨，羣邪相援，以干進，小人躡踵以求伸，詔令不行，所司終無奉上之公，諫論徒多大臣終無佐國之實，公歛其怨，私受其福，公賣其名，私享其實，將見本部及該司官員，祇供查復冗官簿書勞瘁，力或不給，而日亦不足矣。欲望其罄竭忠誠，展布四體，修

舉邦政。整理戎務。其可得哉。夫今之爲郡守邑令者。其始至也。必有號令以治一郡一邑之人。守而不變。治乃有成。使朝令而夕改之。則一郡一邑之人。終不可得而治也。矧皇上位以龍飛。文以虎變。踐祚之詔。羣聽屬心。曾幾何時。而變更紛紜。其何以鼓舞天下哉。且近年以來。俗尚姑息。政務容養。浮薄之人。任耳弃目。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轉相傳播。或謂臣等奉行明詔。裁革太嚴。或謂流賊功夫。不宜類革。殊不考臣等祇奉詔例。未嘗於條格之外。任情有所裁抑。流

賊功次。不犯詔例者。何嘗不存。一資一級。必覈所由。或去或留。必求其當。載在文冊。頗極詳明。如張永之在寧夏。攘奪邊功。以私部下。谷大用。陸閻。張忠之征河南。山東。夤緣特旨。致陞官旗六百餘人。與夫奸細妖言之寃。設立名色之功。傳乞之濫。奏帶之多。選法之壞。紀驗之冒。報功之弊。臣等前者論之詳矣。今姑自劉瓚。陸宣等六十九人而言之。明詔革官之條。且一十有三。而劉瓚。陸宣等。或一人之身。而十三條皆犯。其不盡然者。則自所犯之條。從而遞減焉。不革於

此必葦於彼也。一曰傳陞則陸宣陸永姚鑑俞昂尹
海王慶秦玉有之也。二曰乞陞則陸宣陸永陸旺陸
恕鄧華周海賈文鐸韋章鄧永陶欽有之也。三曰例
外奏帶則劉瓚陸宣葉鳳儀楊永通張鑑秦聰甯潤
李寰梅張王禮劉和韋縉劉綸秦淮吳瑾姚鑑李彥
實高堂張榮蕭義韋章甄忠王良王言馬清田厥陶
淮許綱鄧華周堂周浩鄧永饒寬朱繼宗陳保賈文
鐸吳淮金安王世麒王慶季芳張鑑王晏有之也。四
曰報劾則蕭諤陸永劉和劉綸陳紀陸旺神政高堂

陸恕劉勤杜剛秦琳鄭宏秦鉞秦忠吉方僉昂濟浩
尹海秦忠秦玉魏頤鄧葉王晏張信凡不由奏帶者
皆是也。五曰一人數處報功。則秦琳之八處蕭通之
六處秦玉蕭謨陸永韋章王良之五處陸宜郭銳秦
聰張余安鄧葉朱繼宗秦鉞季芳劉綸之四處葉鳳
儀楊永通秦淮吳淮吳瑾王彪劉勤馬清田厥周堂
劉永劉樑張榮之三處皆是也。六曰一時兩三處報
功。則秦聰四川之功方陞而河南之功卽至蕭通滄
州之功未陞而甘肅遼陽之功又至是也。七曰併功

則陶欽陸永王晏是也。八曰冒籍，則黃璉張信是也。九曰各邊不曾斬首巧立名色，則陸宜郭銳陸永秦琳王禮劉勤蕭義陳保甄忠王良王言張余安田厥鄧葉朱繼宗秦玉是也。十曰兵部擬賞奉旨陞級，則寧潤秦聰張鑑蕭通韋縉王禮陳恕賈文鐸尹海張信蕭諫劉和是也。十一曰緝捕妖言奸細，并不係臨陣對敵強賊，一應陞授職級，則陸宣秦琳秦聰梅張寧潤吳瑄王言魏頤蕭義張余安吳淮季芳是也。十二曰大同應州功次冒濫，則蕭諫秦聰劉和蓋松

劉樑張信劉綸潘浩韋章張余安是也。十三日納冠帶。止許於授實職役上加陞。則魏順之冠帶舍人武舉陞署一級止該署冠帶小旗是也。數內如蕭諫蕭通蕭義太監蕭敬家人也。陸宜陸永陸旺陸恕太監陸閻家人也。神政奸黨神周家人也。秦玉秦聰秦琳秦忠秦鉞太監秦德家人也。張余安劉勤太監。今降級張永家人也。潘浩太監潘亨家人也。劉和太監劉恭家人也。王彪太監王銘家人也。甄忠太監甄瑾家人也。邵葉太監鄧敏家人也。田厥田監丞家人也。賈

文鐸太監賈和家人也。韋聰太監韋興家人也。周浩周堂太監周景家人也。尹海太監尹生家人也。中間或爲錢寧之腹心。或爲張銳之牙爪。或爲江彬之鷹犬。乘時射利。挾勢害人。正德年間。敗壞國家之典常。變亂祖宗之法度。盜竊朝廷之名器。吮剝生民之膏血。虧損海內之元氣。致四方之盜賊蜂起。召連年之災異相仍。皆此輩爲之也。旣幸逃兩觀之誅。當省愆而思過。乃敢鼓三寸之舌。欲誣上以行私。臣等又就其所言而畧辨之。夫詔書內開正德元年以後。

在京在外官旗軍舍人等。但係例外奏帶報功。除原
祖職役照舊。其餘盡行除革。正爲各處總兵太監提
督總制等官奏帶之濫而言。夫五名三名之例。專言
鎮守分守。而侍衛上直人員。不許奏帶之例。則合總
制提督等官而言之也。若謂鎮守奏帶有例。而總制
等官無例。則查革之明詔。可以廢格。而冒濫之宿弊。
何必湔除。况先年事例。豈能盡合。祖宗之舊章。而
嘉靖詔條。則爲我朝之所未有。今不遵詔旨。乃是昔
而非今。謬爲引援。肆舞文而弄法。情甚可惡。罪不容

誅其以馬秀李林等比援爲例尤爲誕謾之甚臣等查得馬秀係弘治年間百戶註調河南鈞州守禦所正德六年流賊劉六等攻劫鄉村本官隨哨斬獲首級五顆陞副千戶及因流賊攻圍州城本官與知州李邦彥協力戰守巡按御史勘報本官部下擒斬數多守城有功兵部覆題與李邦彥各陞二級陞指揮僉事並不係奏帶出京人數與韓宸繆瑾劉瑾劉銳胡寬旣奉傳乞又非例外報効一人數處等項無從查革安得比以爲例又該兵部題查得官軍就陣擒

斬強賊申窰頭等、一百六十餘名、顯該紀功官覈實將官軍李林等六十餘員名、准陞一級、其黃景山等三百餘員名、擬賞、後太監張忠等陳乞、又將擬賞人員通行加陞、臣等諫將李林等就陣擒斬、兵部擬陞者存留、而中間又係一人數處報功、并冒籍等項者、必革無疑、存留之數、蓋亦不多、其辭賞乞陞三百餘員名、并緝獲夥內零賊陞級者、盡行除革、今革盡者、妄謂臣等將正德年間於例無碍、存留一二級者、則又比以爲例、若此而可比、則天順成化弘治年間、亦

有冒濫如今日所當革者。臣等又豈違詔例而追革之乎。洗垢求痕。吹毛覓癥。揮空爲有。轉白爲黑。提輕當重。引分至尺。何其欺罔之甚耶。且混稱李林等三十員。馬琇等百餘員。不列姓名。殊無根據。徒欲顛倒是非。亂人聞聽。以文其奸耳。臣等職忝所司。先是誤蒙簡命。悉心查革。唯知奉行明詔。無復顧忌。夙夜從事。而臣等亦自謂殫盡心力。庶幾無有遺憾矣。奈何劉纘等。勾連成黨。朋比爲奸。借力回天。挾貲通神。朦朧奏辯。旣而尚書彭澤等。知明詔之不可不遵。知罔

功之不可不革。知公論之不容但已。知臣等之不出於私。力遏群奸。抗辭執奏。中外之人。咸謂陛下必昭然垂日月之明。赫然震雷霆之怒。必將劉績等拏送法司。置之重典。以爲抗違奏擾者之戒。不意陛下徒是該部之言。而復貫劉績等之罪。雖於裁革職級。無所改更。而於前後詔旨。尚有未信。夫正德元年以後。在京在外官旗軍舍人等。但係例外奏帶。及稱報効。在各邊各處。或一人數處。或一時二三處報功。或併功陞授官旗者。除原祖職役照舊。其餘盡皆除

革。敢有抗違妄奏者。俱問發邊衛充軍。此。陛下卽位之詔也。被革人員有朦朧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叅奏重治。此該部覆題臣等所奏。奉。陛下近日之

明旨也。且臣等革過劉縝等六十九人職級。無一人非詔例之所當革。該部前後查覆。無一人有所虧枉。今劉縝等兩次奏辯。則是抗違妄奏。旣犯明詔。問發充軍之條。朦朧奏辯。又犯。陛下叅奏重治之旨。此而可饒。則號令不足以示信。法禁不足以懲奸。叅奏之言是而重治之法厄。而不行奏辯之言非而抗違。

之。情。置。而。不。問。枉。直。並。存。可。否。淆。亂。臣。等。切。恐。四。方。聞。之。得。以。輕。議。其。新。政。且。贊。等。小。人。微。如。蟻。蟲。何。足。愛。惜。而。陛。下。以。身。庇。之。此。蓋。陛。下。左。右。近。倖。之。人。或。納。其。賄。賂。或。私。其。黨。與。或。欲。市。私。恩。以。陰。結。邪。類。或。欲。假。寵。昵。以。干。預。朝。政。爲。之。巧。說。陰。謀。以。誤。陛。下。也。如。蒙。伏。望。皇。上。念。祖。宗。之。成。法。不。可。不。守。人。主。之。大。柄。不。可。下。移。近。習。之。言。不。可。輕。信。名。器。之。重。不。可。假。人。嘉。靖。之。詔。令。不。可。漸。改。正。德。之。弊。源。不。可。復。開。小。人。之。志。不。可。寢。長。天。下。之。事。不。可。再。壞。

俯從臣等所言將劉纘等拏送法司遵照詔旨從重處治則人心知畏法令不撓中興之治陛下可垂拱而成矣

章給諫奏疏

疏

章 僑

糾劾近侍疏

糾劾近侍

先是東廠太監芮景賢接受民人趙紀詞狀具奏追勘誤蒙陛下過聽不疑輒差官校將知府郭九皋等一千人犯拿解來京問理已經刑科批帖去後都

給事中劉濟會臣等駁言之於是景賢有分理之奏
陛下褒崇獎借侈美溢情雖古寺人披呂強張承業
秦翰等若無出其右者使誠操守而廉慎也才識而
老成也行事而安靜也 朝廷委任臣方爲得人賀

而安所庸吾喙奈之何其不然耶只以拿官一事言

之其罪狀有六 祖宗設立東廠名爲緝事衙門京

詳京城內外

事不得妄受處方人詞

緝事止此

城內外密訪逆謀妖言等項重情原不該受外方民
詞景賢無事而案趙紀之狀罪一先年張銳張雄等
雖當天地閉塞之時狐鼠縱橫之日其或有詞不當

理則送法司。景賢招權無上。作威作福。而甘出銳等下。罪二。受詞誤矣。奏行彼處撫按勘報。一吏人專耳。何必追提來京。天順年間。大學士李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害民。英宗爲之禁戢。成化中。大學士商輅又復言之。時坐殿汪直也。至弘治以來。此風頓伏。號稱我明成康。正德不足論也已。景賢奏差此輩。手握駕帖。兩處拏人。未免騷擾地方。置陛下有過之地。罪三。知府秩二千石。視古諸侯。今之所謂方面。天子與共安天下者也。故治理異效。璽書褒嘉。九臬雖

庸知府也。一旦差人數千里外檻械之。奴虜之。殆賈
誼所謂不可令衆庶見者乎。辱 朝廷名器。失士大

夫心。罪四會題時。臣等咸謂景賢以安靜聞。不應有

瑋管理刑千戶正為內戶出脫耳今自任其事是

此乖謬。其必千戶陶淳為之。今而曰未嘗被其愚弄。

明與建言者
樹敵也

將誰欺與。夫陶淳京城三尺童子。皆知其惡。或呼為

陶蠅。豈景賢獨不之知。邢政主文于內。陶淳行事于
外。彼此相扇。搜洗作奸。正恐景賢由之而不覺也。夫
不知而用之。謂之不智。知而縱之。謂之不仁。不智不
仁。其究不忠。罪五。近言者指陶淳罪狀。不聞景賢考

之於理，罪人不在臨汎承平，而在蕭牆之內，乃欲以
身庇之。畜其猛狗之力，覆車在前，明鑒不遠，失今不
治，後患益深。罪六。夫此六者，祖宗有神靈，朝廷
有法度，天下士人有公論，景賢其何說之辭。老成廉
靜，不如是也。向拿主事陳嘉言，則以太監溫祥爲之
訟者，有說也。迺今輕信一民人，而使拿一官府，自此
開告密之門，長刁惡之風，興羅織之漸，蒙衣冠之辱，
解志士之體，變成法之良，蠹嘉靖之治，蹈正德之亂，
是誤。陛下者，前有崔文，今有芮景賢矣。可勝誅哉。

爲景賢計聞言引咎亟請停差將人詞連送法司以謝天下天下之人皆將聞景賢之賢也如此而能不憚改過裨補新政如此則臣等亦與有休焉默之可也如其執迷自是不能會釋終爲亂法之臣乞將景賢罷斥將陶淳邢政拿送法司將郭九皋等一千人犯改付相應衙門問理速罷差遣天下幸甚

追罷遣差疏

罷遣織造

臣愚無狀頃于織造一專過爲憂時之計冒進逆耳之言言在帶筵意在專差蓋庶幾乎范祖禹所謂先

事之戒者，殆猶持束艸而障必潰之波，以杯瀦而殺
已然之火，天下必有笑臣之言者。既而該監局果有
此奏，該部之議雖惟其長，遣官之命竟由中出，懸河
無所施其辨，而回天無所庸其力，天下又必有咎臣
之言者。臣是以不避煩瀆，爲陛下從長再籌之，嘗

聞中興之君與創業等。陛下起自藩服，再開天地。

推論祖。

則宜以宗令甲與近年事例不同則內官之應遣與否昭太祖太宗爲法。蘇杭遣官織造，國家令

然○可○知○矣○

典原無登載，雖曰有成化弘治年間事例，維時天下
民物富盛，且中官多賢誠有秀才所不如者，前日該

部之言盡之矣。以今觀昔。大段不同。正德之積弊未起。嘉靖之新恩未孚。謀者乃欲急急于此。治理進退之幾。人心去留之際。可不熟思而審處耶。何者。陛下力行初詔。雖唐虞三代可至。乃不旋踵而弃其大。以欺視百姓。此端既開。百孔沸出。正恐元祐之補緝。不足以勝紹聖之紛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又况奇災酷戾。布滿寰區。東南水旱。有白頭老父所未嘗見者。守臣哭痛之言。陛下不聞之邪。正宜下罪已之詔。開直言之路。以博求所謂賑恤之方。裒漏沃焦。如恐

弗及。奈何以此舉爲亟乎。傳聞四遠。相望危疑。安知窮民不聚曰。十五六年未死之餘。延望今日。乃爾其終窮矣。土崩瓦解。不可復合。誰謂東南之民素弱。不足以煩九重之慮哉。譬之羸瘠之人。加以重負。使日行百里。此必死之道。國家以東南爲腹心。未聞腹心受病。元首四肢。得以保其安康者也。爲今之計。上焉者望 陛下儉德令圖。服澣濯以臨朝。躬節約以率下。專意培養。二三十年。口不道侈靡之事。務使元氣充足。百姓富實。如文景如成康。如 祖宗之舊可也。

不得已而思其次。服用等項。必不可缺。則宜如該部斟酌。移文彼處官司。如法織造。以時進供。有不堪者。罰及主管。庶不勞中官之跋涉。亦可也。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必欲藉中官者。亦宜遲緩數年。俟天道順成于上。人情歡洽于下。東南足有生意。如成化弘治年時。然後簡內臣之賢者一人。去彼勾當。卽回。庶不煩擾地方。亦可也。三者之外。無長策焉。今此舉雖所遣得人。未必皆飢虎之流。而所用叅隨。能不縱猛狗之惡。臣又訪得積年叅隨之官。或官襲纓紳。父子兄弟。

世濟其凶。論撥置不遺其奸。語誅求必盡其術。且又多造違禁服色私帶來京以射厚利。揆之明法罪在必誅。若此輩者實參隨中之鷹犬。織造中之蝥賊也。故今傳聞此輩皆悉力營辦以爲肥己之圖。中官之好事而不惟大計者則又從而亟欲和成之。噫利端參隨怨婦中官利端中官怨婦主上所得者衣服所失者人心以理勢推之其于治亂安危所係有不可以逆觀者。陛下曾一慮及此否耶。

嚴禁令以杜奸謀疏

謹微杜奸

通者南京 孝陵神宮監司香內使谷大用奏爲懇
乞天恩司香圖報以便調理一節 陛下付之該部
知道是蓋不與其進也仰惟 聖明銳意中興決不
爲此輩所惑而臣切有過慮者則謂谷大用等罪大
惡極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幸未卽誅方將喘息不寧
猶恐不得首領已沒而何敢于自鳴哉其爲此謀蓋
以嘗試 陛下也不於此時早辨而痛絕之歟灰復
燃之心羸豕躑躅之勢豈一大用而已此臣之所爲
過慮也痛惟 先帝初改清明可繼 列聖之美未

幾爲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寧彬，樹八黨之兇，釀十年之禍，而污我明百五十年之治，遂使陛下知之悉矣。是故不得正其終，論者言之備矣。陛下知之悉矣，是故節奉欽依，列其罪狀，則曰：他每隨侍先帝，勿奸黨惡，百計蠱惑，雜問官闈，竊弄威柄，變亂成法，放逐大臣，陷歿忠諫，導引巡遊，招權納賂，盜竊名器，冒濫爵賞。古今大惡，神人共怒，本都當從重治。姑且寬處，谷太用丘聚降倭，南京孝陵司香，欽此。乃正德十六年四月之明旨也。禁其黃緣，則曰：谷大用、魏彬、張永

等首先黨比，蠱惑專權亂政。張銳、張忠、張雄于繼、蘇
縉孫和劉養等相繼進用，彼此效尤，朋奸壞事，幾危
社稷貽累。先帝俱罪惡深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
且新政之初，姑從寬發遣黜革，豈容夤緣再亂天下。
今後但有與他即引聖旨以立說不須訂而一體從重也明矣
治罪。嘉靖元年十月之明旨也。夫天語戒嚴，威于雷
霆，凜于鈇鉞，由前旨則大用等或有餘辜，由後旨則
大用等生無還理。不知一旦何所窺矚，何所倚賴，故
違詔旨而敢于陳乞如此。朕奉迎之勞，懷 康陵之

便假生還之語投于進之機既誤

先帝復欲誤

陛下既誤先帝于御前復欲誤

先帝于康陵

其為設謀積慮可知也罪不容誅矣臣謂不早辯而痛逆之而姑從應之恐乘間伺隙每飯不忘一邪先登群兇競起擅久僨之毒而甘心于熟路不但一大用不但如往時而已也先帝既誤陛下容再誤

耶且今左右諸臣號為老成練達者有之所望中外夾持共塞蹊徑將小人自無容足之地萬一慮不及此而輕啓其竇致被復亂天下將來玉石不分矣臣

之所過慮。尤左右之所黨惡者也。關係匪輕。法宜禁絕。不惟是也。臣又風聞有等先年壞事罷閑文武官吏人等。或以考劾。或以裁革。自宜畏罪遠去。老死牖下。未爲不幸。顧乃潛住京師。交通往來。夜聚曉散。鬼秘神奸。或亂衣冠以混衆。或假名姓以欺人。或挾貨以營求。或流言以飛謗。變黑以爲白。倒上以爲下。權門乞哀。怨家致仇。恣肆浸淫。漸不可長。凡此皆先朝之罪人。新政之所宜誅而不誅者也。迹其奸謀。去谷大用等無幾矣。如臣愚慮。亦合通行禁約。伏望 陛

下大奮乾剛申嚴異命先將谷大用遠徙以示決不
復用之意然後勅司禮監及南京守備衙門務各嚴
加鈐束其有夤緣如谷大用等前項罷閑官吏人等
希圖復用蠹害新政者宜着緝事衙門通行訪拿斥
逐務在盡絕不得容隱回護知而不舉者許臣等科
道指實劾奏以故縱論仍望 陛下以謹微之思圖
勵精之治庶上下一德法度整嚴久安長治之策端
在此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汪章二公疏

卷之二十一

謹微社好

十九

平霖堂